

武林迷

金庸



武 林 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疆人民出版社

武林迷

金庸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维吾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印张 20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1,1000

1992 年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5067-0257-61R-226

全套定价 12.89 元

目 录

第一章	铁戟温侯.....	(1)
第二章	隐迹潜踪.....	(9)
第三章	华山之阴.....	(17)
第四章	夺命双尸.....	(25)
第五章	披星戴月.....	(30)
第六章	浅水之龙.....	(41)
第七章	万剑之尊.....	(43)
第八章	三心神君.....	(56)
第九章	终南山去.....	(63)
第十章	名山生变.....	(72)
第十一章	天毒教主.....	(78)
第十二章	不堪回首.....	(86)
第十三章	因祸得福.....	(93)
第十四章	风尘仆仆.....	(100)
第十五章	天眉之教.....	(107)
第十六章	且施妙计.....	(111)
第十七章	无量山里.....	(117)
第十八章	南偷北盗.....	(123)
第十九章	璇光宝仪.....	(130)

第 二 十 章	各怀机心·····	(138)
第二十一章	武曲星君·····	(145)
第二十二章	相怜同病·····	(154)
第二十三章	逢回路转·····	(159)
第二十四章	死人复活·····	(166)
第二十五章	重重疑宝·····	(171)
第二十六章	真象大白·····	(177)
第二十七章	生死一发·····	(183)
第二十八章	深宵异事·····	(191)
第二十九章	武林四美·····	(200)
第 三 十 章	潇湘妃子·····	(208)
第三十一章	毕露行藏·····	(213)
第三十二章	温柔之乡·····	(219)
第三十三章	飞虹七剑·····	(225)
第三十四章	张冠李戴·····	(233)
第三十五章	终南盛会·····	(242)
第三十六章	青海来客·····	(252)
第三十七章	逐鹿掌门·····	(258)
第三十八章	钟敲十响·····	(266)
第三十九章	叹息听中·····	(273)
第 四 十 章	层层推究·····	(281)
第四十一章	去而复返·····	(287)
第四十二章	漫天花雨·····	(297)
第四十三章	七海鱼子·····	(304)
第四十四章	伊人有讯·····	(311)

第四十五章	凌空飞客·····	(329)
第四十六章	乱其耳目·····	(337)
第四十七章	计入虎穴·····	(342)
第四十八章	五剑荡魔·····	(349)
第四十九章	洵阳之变·····	(356)
第五十章	节外生朱·····	(368)
第五十一章	翠装丽人·····	(375)
第五十二章	彩静追宾·····	(381)
第五十三章	咫尺天难·····	(388)
第五十四章	思怨分涯·····	(401)
第五十五章	方心才碎·····	(411)
第五十六章	梦如重蓬·····	(424)
第五十七章	如此人生·····	(431)
第五十八章	少白更生·····	(438)
第五十九章	情怨缠结·····	(450)
第六十章	剑气冲霄·····	(461)
第六十一章	各显身手·····	(468)
第六十二章	夫人有难·····	(473)
第六十三章	不死不休·····	(479)
第六十四章	爪熟蒂落·····	(485)
第六十五章	香消玉损·····	(490)
第六十六章	相思梢头·····	(496)
第六十七章	蝶媒花讯·····	(502)
第六十八章	迟暮伤春·····	(508)
第六十九章	绝壑警变·····	(514)

第七十章	死不瞑目.....	(520)
第七十一章	如此头卢.....	(526)
第七十二章	正名振名.....	(533)
第七十三章	九炼成钢.....	(538)
第七十四章	恶喜交集.....	(544)
第七十五章	魂惊绝世.....	(551)
第七十六章	生死谁知.....	(556)
第七十七章	苍天无语.....	(562)
第七十八章	玄冰烈火.....	(568)
第七十九章	循循善诱.....	(576)
第八十章	相依为命.....	(582)
第八十一章	他来不来.....	(588)
第八十二章	辣手蛇心.....	(593)
第八十二章	一讯冲天.....	(598)
第八十三章	窗中人语.....	(604)
第八十四章	赠君明珠.....	(610)

了，此时守在她旁边的，是两个年轻的汉子，他们虽然脱下了道袍，但是萧南苹却知道，他们就是那个会乔充道士的天争教下的小罗喽。

她被带进一间颇为宽敞的房间里，那两个年轻的汉子却守在旁边，她知道凭自己的一身武功，不难将这两个汉子收拾下来，但自己‘气血之囊’——腹结穴已被点住，浑身连一丝力气都用不上来，只有眼睁睁地躺在床上，又有什么别的法子？

这两个汉子嘻嘻哈哈地扯着闲话，有许多话教萧南苹听了恨不能将这两人的舌头，齐根切去，但这两个年轻而薄的汉子，当然知道这江湖上素称招惹不得的萧湘妃子，此时根本无能为力，是以话越说越不象话，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而萧南苹呢，此时只要这两个汉子不向自己动手动脚，她已谢天谢地了，此外，她想不听人家的话，却也没有办法。

她只有去想伊风，因为只有想到他时，才能忘记一些烦恼。然而，另一些烦恼，却又随着伊风的影子，涌进她的心里。

光线愈来愈暗，她知道天已黑了。

少时，房里掌上灯，但七海渔子不知怎的，却仍然没有回来，结巴地店小二，又送来些酒菜，萧南苹闭起眼睛，心里更乱了。

突地，她肩头被人推了一下，睁眼处，一个汉子正嘻皮笑脸望着她笑，问道：

‘你吃不吃饭呀？’

萧南苹摇了摇头，又闭起眼睛。那汉子嘻嘻哈哈地笑着，走了回去。接着，萧南苹听到他们猜拳的声音，想必这是两个汉子，已在喝着酒了。

一会儿，这两个汉子又唱起小调来，只听那汉子拍着桌子唱到：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下身来快要亲，骂了声负心回转身，唉哟哟，其实呀，是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萧南苹心里乱得象是她自己此刻的头发似的。忽地，她嗅到一阵扑鼻的酒气，一颗心立刻跳到腔口，睁着眼一看：

一张红得冒汗的脸，正带着醺人的酒气，朝自己凑了上来，嘴里仍然在哼哼哈哈，胡言乱语着：

‘我看你呀，小妹子！’

‘好小子！你有种！不怕等会韦香主切你的脑袋’

另一人哈哈怪笑着道：我呀……’

他哈哈怪笑一声：

‘我呀！可也有点放心不下。’

萧南苹此刻，正象是万丈洪流的溺者，眼看那张脸愈凑愈近，她想伸手去推，又想伸脚去踢，但这张脸，却已凑她脸上了。

这无助的少女，又有谁来救她呢？

犹有春寒。

是以萧南苹此刻穿着的，仍是厚重的衣裳，但——

‘嘶——’地一声，她的胸襟，仍然被撕开了。在这一瞬息，她的心象是被人刺了一剑似的，因为她知道将要发生的事。

怪笑声，象是枭鸟的夜啼，又象是狂犬的春吠，在她耳中，混杂成一种难的忍受声音。

然而，就在这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然而却没她发生的一刹那那里。

突地——

混乱的笑声，象冰一样地凝结住了，接着是一声惨嗥。

萧南饰为这突生的变故，睁开眼睛来，眼前那般得冒汗的脸，已经不见了，她目光一瞬，一条英挺的人影，正一掌劈在另一条汉子的头上。

那年青而轻薄的汉子，他惨嗥了一声，随着他的同伴死了。

萧南幸狂喜着，那英挺的人影一回头，一张她所熟悉的面孔，便立刻涌现在她眼里。她此刻若不是穴道被点，怕不立刻跳了起来。

但她此刻连一丝力气没有，她只能轻微，但却狂喜的喊了声：

‘南哥哥！’

这三子字象是一章极其美丽的曲词，悠然而漾，然而又收束在‘南哥哥’三个字上。

她看到‘南哥哥’带着一脸笑容掠到她床前，她看到‘南哥哥’的眼睛，看着自己的胸前。

当然，她知道这是为着什么，她虽然也有些羞涩，但是她却毫不愤怒。女子被她所爱的人看着自己的身子，纵然那是在一个并不适当的情况下，可也是仅有羞涩而无不快的。

羞涩之中，她的心跳加快了，因为‘南哥哥’已伸出

手，为自己拉上胸前敞开的衣襟，那可爱又可恨的笑容呀——

他的脸红了，正想问‘南哥哥’怎么不说话，但是‘南哥哥’她的脸——还没有将自己为他易容的化装拿掉，——却突然变了。

她当然也随着一惊，凝神听处，原来门外已响起所七海渔子说话的声音，于是她又惶恐的低唤了一声：

‘南哥哥——’

但是她这三个字还没有完全唤出将，‘南哥哥’的手，掩已住她的嘴巴，另一只手却抄起她的腰肢，将她拦腰抱了起来。

然后，他猛一长身，脚尖顿处，倏然从窗中穿了出去。

萧南苹只觉得自己在她的‘南哥哥’那强而有力的臂弯里，那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美妙！

虽然他正以一种超于寻常的速度，向前飞掠着，而使挟在他臂弯里的萧南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

但是，在萧南苹心里，这种晕眩的感觉，却象是自己躺在大鹅绒的那么柔软的床上似的，只是偶尔发生一两声幸福的呻吟

也不知道他飞掠了多久，萧南苹感觉到自己已上了一座山，又进了一个树林子，她看到了地上的积雪，雪上的残枝。

‘南哥哥’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呀？

她询问着自己，但随即又为自己寻找着解答，在此时，无论是什么解答，也都是能使这痴情的少女满意的，因为她

正躺在她爱着的人的臂弯里，这不是比何如解答，都要美妙的事实吗？

终于，她停下来了。萧南苹张开刚刚闭上的眼睛，看到自己已置身在一个洞窟里，于是，她不禁又有奇怪。

但是这奇怪的感觉，是那么微弱，比不上她心中喜悦是万分之一。

于是，她被安安稳稳放在地上，呀，不是地上，是床上，床上还有温软的棉褥，垫在下面，这是怎么回事？………
…？

但‘南哥哥’满带笑容的脸，又浮现在她面前了，光线虽暗得使她看不清他脸上的笑容，但是那温暖的笑意，她却感觉到。

想不到，她终日所企求的事，却在这种情形下达到了。

她幸福地低唤着：

‘南哥哥——’腰间一松，她的穴道虽然被解开了，然而她更软软的没有力气，此情此景，她又能说什么话呢？

于是，幸福变为痛苦，痛苦变为幸福，幸福的痛苦，痛苦的幸福，世事遥远了，世事混沌了，迷乱了——

天也亮了。

萧南苹娇慵地翻了个身，呀！她那身旁的人儿却已走了。她揉一揉眼，眼波流转，这是一个加过人工的山洞，但是，山洞里却是空洞洞的，连半个人影都没有。

‘难道是个梦？’

她跳了起来，又痛苦地轻轻皱了皱眉，替自己下了个决

‘不是梦呀。

因为昨夜的迷乱——温声的迷乱，此刻仍留在她心底，她记得，非常清楚记的。

只是在这种迷乱之中，南哥哥曾经问过她么什话，和她自己回答了什么，她却已忘记了。

但这些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别的事，远比这些话重要得多。

‘或是他出去了，或是他去为我找寻食物去了，他立刻就会回来的。呀！多么奇妙‘原来人间欢乐，是比痛苦多些。’

她安慰着自己，又娇慵地倒在床上，那是一张石床。这山洞里除了这石床之外，还有着一张石桌子，还有一些零乱的什物。

‘这也许是他在避仇时为自己布置的山洞吧？他是个多么奇妙的人，我只要能和他在一起，纵然终日住在这山洞里，我也高兴。’

她情思如流水，回转曲折，时间便也在这缠绵的情思里，消磨了过去。

时间在等待中虽然缓慢，但却终于过去了。

渐渐，萧南苹的心，由温馨而变为焦急，由焦急而变为困惑，由困惑变为惶恐，然后，这份惶恐又变为惊惧了！

一些她在狂喜中没有想到的事，此刻却来到她脑海里。

‘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客棧里？他怎么会在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情况下’对我……对我这么好？他不是这样的人呀！’

萧南苹的脸，由嫣红而变为苍白了，甚至全身起了一阵

惊恐的悚栗！

‘如果她不是南哥哥，会是谁呢？——难道——难道是他！’

‘天争教主萧无’这几个字，在这可怜而痴情的少女心中一闪而过，她脑中一阵晕眩，再也支持不住自己的神智了！

一片混沌之中，她好象看到那张脸，飞旋着，带着满脸的狞笑，朝她压了下来，那张脸，本是她亲手在另一张不同的脸上造成的。

那时候，只要她在为着一个她所爱着一个她所爱的人时候，稍为变动一下手法，那么对她来说，这世界此刻就是会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双纤纤玉手之下，不但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另一些人的命运。也改变这武林的命运。

这张脸，在她脑海中撞击着，飞旋着。

她踉跄地爬了起来，踉跄地穿上衣服，在自己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山洞里‘寻视了一下，然而，这里却没有留下任何能使她辨明自己此刻所处的地位的东西。

于是，她又踉跄着走了出去，洞外还有一条数丈长的隧道，她踉跄地走出这条隧道，蹒跚地从裂隙中爬了出去。

洞外的一切，并没有因她的改变，而有丝毫的改变。

她在积雪的山道上踉跄地走着，身后留下一连串凌乱的脚印。

她捕捉为脑海中，一些断续的构思：

七海渔子出去——找着了萧无——萧无知道了有人和他

面貌相同——又知道我是这人的朋友——于是他们就下了圈套。一个一个片断凑起来，就变成了这残酷的事实，这残酷的事实压在妙心上，甚至把她的灵魂都压得已滴出苦汁来。

但是，她仍然企求着，盼望着，希望这仅不过是她的狂想，希望昨夜的他，真的是‘南哥哥’。

这似乎已经绝望中的希望，此刻就支持着她的脚步，使这本来娇纵而狠心，此刻却可怜而痴情的少女，能断续向前走着。支持着她虚弱的身躯，还没有倒下来。

上山的时候，她是被肋持在‘他’的臂弯里，迷惘而瞥晕。

此刻，她在寻觅为下山途径的时候，才知道这座山，远比她想象之中要高得多‘积雪的山路尤其难行。她不得不收摄一部份神智，提着气向下面走着，渐渐，她的身法不知不觉地加快了。

但走了一阵，她却不禁又停住脚步，因为此刻它竟发现她所探取的这条山路，竟然又由低而高，前面竟是一处山峰。

有一条很窄的山路，沿着峰侧向后面伸了过去。但是因为她看到的一部份，并不太长，是以她不能延以此推断这条路向上行、抑或是向下的，于是站在这山峰前，她怔了半晌。

她此刻若是心神安定而体力充沛的，那么，她一定就会从前面的那条路走过去，即使那条路是上行的，她也会探测一下。

但是她此刻却是心神迷惘，体力劳瘁。

于是她只有叹息一声，往回头走去。但她本来是‘下山’的，此刻一回头，却又是渐行渐上。

这其中又似乎包涵着什么哲理，但是，她却并没有这份心去推究它，因为体力的不支，使她的脚步又放慢了。但昨夜所发生的那些令她‘心碎’的事，又如潮水涌回她破碎的心里。

但——

忽地一个声音，使她的心情，蓦然从迷惘中惊醒了这声音是这么熟悉，她连忙停下脚去捕捉它。

但是，这声音本就来得非常遥远，此刻更已渺然，她凝神倾听了半晌，最后，终于一咬牙，朝那声音的来处掠了过去。

此时，她的精力似乎已恢复了，原来方才她听到的那声音，似乎是属于‘南哥哥’的，而假如‘南哥哥’真的在这山里，那么不就可以证明昨夜的‘他’，真是‘南哥哥’了吗？

那么，她自己方才有关此事的那些不幸的推测，就变得极其可笑。

这是一种多么值得她狂喜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纵然这声音是来自天边，她也曾去追寻的，纵然她双脚已不能行动，那么她即使爬着也会爬了去的。何况她此刻还能飞掠呢？

山路的两旁，是已枯凋的树林，但林木却极密，下面是渗合着已溶的雪水，残败的枯枝，和一些未溶的冻雪的泥地。

她艰难地在这种情况下掠行着，搜寻着，在经过一连串困苦的行后，终于，她发现了一件她宁可牺牲一生的幸福，甚至她的生命来换取的事——